

水牛文庫 93

地下室手記

孟祥森 譯



水牛出版社

水牛文庫

93

地下室手記

朶斯托也夫斯基 原著
Constance Garnett 英譯
孟祥森 中譯

水牛出版社

NOTES FROM UNDERGROUND

By Fyodor Dostoevsky

Translated By Mong Shiang Sen

COPYRIGHT © 1969

BUFFALO BOOK CO., LTD.

TAIWAN

R. O. C.

地下室手記

水牛文庫 93

著者	朵 斯 托 也 夫 斯 基
譯者	孟 祥 森
發行人	彭 誠 晃
出版者	水 牛 出 版 社
發行所	水 牛 出 版 社
	臺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
	郵政劃撥賬戶第13932號
印刷所	中 臺 印 刷 廠
	臺中市公園路37號
每册特價	新 臺 幣 35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6 年 3 月 20 日

{有版權}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628號

作者簡介

ERNEST J. SIMMONS 撰

I

朶斯托也夫斯基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1821—1881) 十七歲被送入聖彼得堡的兵工學校。他來自一個不安穩的中產階級家庭，缺乏屠格涅夫與托爾斯泰少年時期所受的教養。事實上，朶斯托也夫斯基的背景強烈地影響到他的心智，他的文學興趣以及他小說中所選擇的主題；在這些方面他與他兩個偉大的對手極不相同。在兵工學校他用大量的閱讀來彌補教育上的虧缺。他半夜坐起來，借着微弱的燭光精讀各種書籍，做無止無休的筆記；這個習慣自此而

始，保持終生；除了俄羅斯及西歐的古典文學，那時他還閱讀 Ann Radcliffe 陰鬱蒼白的幻想故事，讀 “Monk” Lewis, Hoffmann 和 Eugène Sue 等人的作品。這些閱讀鼓勵了他在寫作方面採用戲劇化的手法，並且提供了冒險的，犯罪的情節以及哲學性的對話。當他從兵工學校畢業，他已決心將文學當做他的終身事業，這是一個大胆的決心，因為他的家庭不能給他多少經濟支援。一八四五年他完成第一篇故事——「窮人」。關於這篇故事出版的趣聞已經變成俄國文學記事中最出名的一件：作者把原稿交給兩個年青的文學朋友，他們一直讀到深夜；第二日清晨四點鐘，他們狂歡地捶打朶斯托也夫斯基的門，告訴他這篇故事「戰勝了睡眠」。次日原稿送給當時出名的評論家布林斯基 (Vissarion Belinsky)，他看了之後立即召見作者；把一大堆的讚美拋向狂喜而困惑的作者身上，宣稱他在藝術中體認了真理：「真理已經啓露，宣佈你是一個藝術家，這是一種秉賦，請你珍惜這個秉賦並且忠誠於它，則你將成爲偉大的作家！」

對現代的讀者來講，似乎很難分享布林斯基的熱忱，因爲「窮人」只是一個抄寫員對一個可憐女人的畸戀故事。然而，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布林斯基是對的。「窮人」雖然明顯受到他人作品——尤其是果戈里 (Gogol)——的影響，但它給俄國文學帶來一條新的道路。這個驕傲自得的年青作家寫信給他哥哥說：「他們〔布林斯基及別人〕發現我有一種新的，原創性的精神，因爲我不用綜合而用分析，就是說，我投入深暗之處；在我分析每個細節之際，我探索出整

個的眞象；果戈里採用直接的方式，因此不如我深刻。你自己唸唸看！我將有一個極燦爛的前途！」

確實，朶斯托也夫斯基集中力量於分析書中主角的雙重情感：充塞在他被壓搾的自我之中的謙卑、希望與驕傲。這種心理分析，對於男人女人內在世界的盤思，在他日後每部成功的作品中都運展着。在「窮人」的主角身上，把他日後長系列的「雙重者」，人格分裂形態，做了第一次投射。

從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四九年——是年他被逮補，送入西伯利亞——他又寫了十二篇作品。其中一篇名爲「雙重者」，對分裂人格作了傑出的研究，其中主角的感情衝突到最後推至病理學極端。「昏暗的心」是另一個可憐抄寫員的故事，只是他不但無法反抗他不幸的環境，反而實際上尋求自我毀滅，把自我毀滅認做是他應得的東西。這個主角是另一組稱之爲「溫馴型」角色的第一個代表。溫馴與謙卑的道德力量日後變成朶斯托也夫斯基理論建構中的主要因素，它的重要性反映在 *Sonia, Marmeladov, Prince Myshkin*, 和 *阿萊奧莎·卡拉馬佐夫* 等角色身上。

這些早期故事中不幸的小職員和窮學生，是偉大角色之初步研究。從它們產生出兩種含義確切的型態：雙重型和溫馴型。這些如夢的，不眞實的，受苦的人物之產生，雖然受了文學的影響以及來自朶斯托也夫斯基對生活的觀察，但作者自身情感與精神上的雙重性必無疑地投射到了想

像的角色身上。

這些早期的故事也表露出朶斯托也夫斯基的描寫方法，這些方法在他日後的作品中發展開來並趨於成熟。本質上它是戲劇法。他喜歡從行動開始，避免冗長而謹慎的奠基工作。很少注意時間順序和邏輯後果，事件在未受控制之前已加以描述，人物之間的關係在人物未進場時已被解釋。行動展開迅速，並且通常總是在神秘氣氛中進行。

II

一八四九年，朶斯托也夫斯基由於參加彼屈雪夫斯基派 (Petrashevsky Circle) —— 討論政治，社會及文學問題的一些自由人士——被捕，送往西伯利亞做四年苦工，這件事對他日後的思想和作品有深巨影響。這段時期他在歐姆斯克 (Omsk) 的監獄中跟盜賊與殺人犯沒有區別，同樣服他的勞役。此處的經歷對他日後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基督的教訓以及俄羅斯正教的精神對他具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他在因受苦而得救的教義中習知如何來解釋他的不幸。他年青時的自由主義消失了，變成爲對於既定性秩序的敬仰，並且產生一種新的信念，信仰俄羅斯群眾對人類所負的救世使命。在創作方面，監獄裡的生活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讓他對受辱者與被傷害者作更進

一步的研究——這些受苦的人物，在他寫作之初就是他關懷的主題。

在他帶着鎖鏈被送往西伯利亞後十年，他才獲允返回聖彼得堡。這是因為他在服刑期滿之後還得在軍中服役，一八五七年駐防於 Semipalatinsk，在此處他娶了一個患肺病的寡婦，構成不幸的婚姻。現在他很高兴重新握筆，因為他在監獄裡構想的許多故事在他腦子裡洶湧；並且新的家庭生活帶來的經濟困難使他必須把它們出版。

朶斯托也夫斯基心裡糾纏着好幾個有意義的題材，這些題材可以使他重獲被捕前在作家之中的領導地位——但寫作的進展很慢。非常奇怪的是，在這好幾年強制的沉默之後，第一篇出現的却是喜劇性的小說「叔叔的夢」（一八五九），這與他以前的作品之主題與處理方法都不相關聯。接着出版的小說「斯托潘其克瓦村」（也在一八五九年），朶斯托也夫斯基對它寄予很大希望，但批評家却反應冷淡。在這一篇小說中他重拾年青時寫作的線索，並從此永未放棄。他把 Opiskin 這個異常的角色加入了他的分裂人格的畫廊中；這一幅畫描繪得更為精緻，色調更強，而意象比以前此類的畫像更為生動。Opiskin 是朶斯托也夫斯基從監獄出來之後首次具體的證明，顯示出他藝術的成熟及心理透視力量的深刻發展。

「死者之屋」原是很理想的作品，可以把朶斯托也夫斯基重新推介給大眾，因為這是他從監獄出來之後最初計畫的主題之一，同時他十分清楚這篇作品在文學上可能十分驚人。爲了某些不

大清楚的原因，這本書却一直拖到一八五九年。由於政府的檢查以及其他困難，到一八六二年才以完整的面目出現，然後發表在他自己的「時代」雜誌上。「時代」是他一年前創辦的，目的在調和當時俄國知識階層的兩個派別：西化派與崇俄派。這份雜誌辦得很成功。

「死者之屋」大部份是朶斯托也夫斯基監獄中的經歷，用一個因謀殺妻子被判十年苦役者的回憶錄方式表現出來。這種方式很適合客觀描述，爲了這個目的，朶斯托也夫斯基很少在其中說教。他所關心的並不是呼籲對監獄的改進，也不想叫別人同情他在充滿穢物，虱子的監獄裡帶着鎖鏈，與出身低賤的罪犯一起作苦工的遭遇。他所重視的是，這種苦工在精神上使人重生之際對於人的尊嚴之貶抑壓榨；朶斯托也夫斯基把這項可怕的經驗也視之爲他藝術上的改造。

「死者之屋」雖然具有如此的內涵，但批評者却總是失於在其中看到藝術家的手筆，失於在其中看到偉大的小說中令人迷惑的角色之創造者。一般人總是把它看作精彩的記事，此外沒有其他含義。然而，托爾斯泰却認爲它是朶斯托也夫斯基最完美的作品，這或許是由於他在其中看到他所要求於偉大文學作品的客觀性，一致性以及細節的正確描寫。這個無上的藝術天才——這天才當然不止於記事本領——展現在公衆浴池中罪犯的描寫上，以及戲劇演出等等場面之描寫上；同時朶斯托也夫斯基在這本書中以一貫的信念堅持到底：這些罪犯「就某個角度來說，可能是我們民族中秉賦最高，生命最強的人。」

然而，吸引這位藝術家注意力的並非這些景象，而是囚犯本身。這些盜賊、殺人犯雖然把朶斯托也夫斯基當作文化人加以擯棄，使他成爲被棄者中的被棄者，但他們永不能毀滅他對人類的樂觀信仰。那些他特別挑選出來加以描繪的囚犯，由於他用想像力去了解他們，用心理分析去探索他們，使他們成了永恆的角色。Orlov 與 Petrov 這兩個罪犯特別是如此。

朶斯托也夫斯基在早期作品中，就隱約透露對罪犯型態的關切。他在監獄中的生活更加深了這種關切，這在「死者之屋」中反映出來，同時對他日後的作品有很大的影響。朶斯托也夫斯基說 Orlov 是「精神戰勝物質的燦爛的例子」，他驕傲，看不起那些懦弱的囚犯，他具有不可克制的意志力，會驅使他冷酷地殺人。Petrov 也是如此，爲理性所不能駕御，他的行爲是由意志力驅使。通常他靜默無言，但由於某些無法說明的理由他會立即殺人。

這一種由衝動而行事的罪犯型，這種不用理性却單單只靠意志而行動的人，在心理學上蠱惑了朶斯托也夫斯基。在他對「死者之屋」其他罪犯的分析中，他也同樣強調這種特性。這一種型態無疑使他察覺到罪與任性之間的關聯——任性在人性之中具有着統御力。他窺入罪犯的靈魂，試圖發現他們在想什麼，他們爲何犯罪，以及他們對於懲罰的反應。他的小說中許多偉大的角色，特別是「任性型」人物，都是由「死者之屋」中這些傑出的人類棄物所提供的資料。

III

以後四年（一八六二——六六）是朶斯也夫斯基生命中最艱辛的時期之一，但在情感上，創作上也是最豐盛的時期之一。一八六二年他遊歷了西歐幾個國家，這一次的記遊「關於夏季印象的冬日手記」表露他更進一步移向崇俄主義，並表露出他對於歐洲思想在俄國所發生的影響之敵意。

「時代」雜誌由於發表一篇關於波蘭叛變的文章在一八六三年遭到禁刊。朶斯也夫斯基這時經濟雖然困難，仍舊告貸再去西歐。表面上是要治療他的癩癩病，實際上是想在威斯巴登的賭桌上試試運氣，並同波林娜·蘇絲洛娃 (Polina Suslova) 相約遨遊。蘇絲洛娃是他的崇拜者，一個解放過的年青俄國婦女，在彼得堡即已同他親蜜。然而朶斯也夫斯基在賭桌與愛情上運氣都不佳，受到可怕的挫折。他與這個奇異女人之間的長久關係——她對他既愛且恨——給他提供了另一種女性双重人格型態，即是他小說中的「魔女」。

回到嚮俄之後，一小筆遺產使他在—八六四年能够創辦另一份雜誌：「新紀元」。同一年，他患肺病的太太死了，四個月之後，又輪到他心愛的哥哥米卡爾。未久，他的雜誌失敗，這是最後

的一擊。他覺得應該負擔他的繼子，他哥哥的寡婦，孩子，以及她一大堆親戚的生活。在這種逆境中，他唯一的財源就是他的筆。這段時期他寫了兩篇長篇小說，以及一篇傑出的短篇故事，此外還有相當份量的報章雜誌文章。

「受辱者與被傷害者」是朶斯托也夫斯基第一本完整的長篇小說，一八六一年至六二年在「時代」雜誌上分期連載，當時的批評家們對這本書不甚欣賞，然而，在這本書裡我們感到偉大小說的真實氣氛。女主角 *Natasha* 的雙重情感迫使自己受苦，也迫使她所愛的人受苦——這是第一次在小說中表露了朶斯托也夫斯基的教訓：「我們總得用痛苦去求取將來的幸福；總得用新的痛苦作代價償付它。一切皆由痛苦而淨化。」

一八六四年「新紀元」出版一本約一百頁的重要作品「地下室手記」，這可算是朶斯托也夫斯基日後五本偉大的小說之序曲，也是他集中力量於分析的充分例子。同時這本書也顯示出他對角色的描寫上有突然的轉變。因為這位無名主角完全了解他自己錯亂的性格，他不僅是他人的分析者，同時是自己的分析者。雖然最後他認清自己心中的基本矛盾在於理性與意志，但他不能解除這個矛盾；因此他退入自己小小的天地，用惡意對待所有的人。這個角色對於非理性的信服，對於社會學家爲了醫治社會病態，所拿出來理性萬靈藥的擯棄，實際上正是朶斯托也夫斯基自己的立場。「地下室手記」是一份自我表白，它在文學上產生極大的力量。而它的主角迅即可以變

或 Raskolnikov 和 Ivan Karamazov 這種心靈折磨、愛恨交織的角色。

然而，這段時期的巨作仍推「罪與罰」。這本書在一八六六年分期連載。它立即給朶斯托也夫斯基帶來成功，同時也是他在國外最出名的作品。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出作者在沉思一項人類經驗的基本問題，因為過去廿年間，他的經驗之累積把這一個問題強迫地向他呈現出來：人與世界的關係。此外，他對這本書的醞釀過程證明他不是一個隨意塗寫的作家，他的筆記本中有「罪與罰」的初步章節計劃，各章大綱，設局重點，和再三改正的描述方法，以及其他記事，印出來有兩百多頁，這足以證明他對偉大的藝術原則是何等遵行。

在這本書的籌劃階段，朶斯托也夫斯基寫信給預定的出版商，把這本書解釋為某一項罪狀的心理記述：一個窮學生，被大學所開除，心理充滿了「奇異的，不完整的念頭」，決心謀殺一個開當舖的老頭子，搶了他的錢，來資助他的母親和姐姐，完成他未完的學業，然後把他生命中其餘的時間用來向社會償還他的債務，並由此「償還了他的罪惡」。在這封信的末端他又說「法律的懲罰對罪犯的威嚇遠比立法者所想像的為少，這部份是因為罪犯在德性上自我懲罰……我特別要用年青一代心靈發展的人做一個例子，以使這個觀念更為清晰。」

然而，在這本書一開端，拉斯可尼可夫 (Raskolnikov) 却被呈現為陷於可怕的毀滅意圖之中，這是由於他在心智上對於社會的背叛。在一篇文章中他把人類分為順從的、一般的群眾，以

及持異的、少數的拿破侖，這些少數者在必要的時候，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可以涉過血河。

拉斯可尼可夫打算用謀殺行爲刷身領導者之間；在犯罪之後，他試想把他的行爲做合理的解釋。他無間無止地在高傲與謙卑之間擺動，以致最後這種双重性格使他完全失去了對自己的信心，結果他爲了反叛社會而懺悔贖罪。

在尾聲中，他由於基督徒式的謙卑以及對 Sonia 的愛，而獲得新生。這個結局不論在藝術上或在心理學上實在都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在筆記中朶斯托也夫斯基却有一項全然不同的設想——拉斯可尼可夫自殺。

在朶斯托也夫斯基眼中看來，拉斯可尼可夫是受了年青一代革命心態的理性虛無主義所感染。這是此書的中心思想，拉斯可尼可夫用理性取代了生活，然而只有去生活並接受生命的痛苦才能獲得解救，並償贖自己的罪惡。

這本書中的每個配角，都有重要的意義，並且幾乎都描繪得彩色生動，這與朶氏前期的作品是不同的。索尼亞是溫馴型的最佳例證之一，在這本書中極其生動地被描繪爲受苦、受折磨的人性之普遍的象徵；酒鬼馬米拉杜夫內心體驗一切的墮落感，同時爲了保持他的人性尊嚴做了無可匹敵的掙扎。神秘的，滿腹牢騷的，任性的斯維屈哥洛夫有一種反抗社會的罪惡力量，然而唯一能使這力量獲得滿足的乃是他的自殺。如果這本書中有任何朶斯托也夫斯基所卑視的人，那是盧

金，拉斯可尼可夫的姐姐杜尼亞亞的追求者。因為盧金是一個絕無熱情，絕無慷慨之心，絕不衝動的人，然而這些東西却顯然是朶斯托也夫斯基在真實的男人女人中，以及在他所創造的人物中所讚美的東西——諸如在心胸寬大的拉佐彌金，以及在可愛的、聰明的、又意志堅強的杜尼亞亞身上的那些氣質。朶斯托也夫斯基自己的立場大部份可以見之於警佐波費瑞身上，特別是他關於拉斯可尼可夫的罪惡，以及在道德上他該當如何爲此償付等意見方面的。

朶斯托也夫斯基藝術上的成熟，在「罪與罰」中到處可見：對話間神經質的緊張氣氛，處理個性的無可比擬的方式；他賦予角色的巨大的生命力——這正如同他每一本討論理念的書一樣，在其中理念寧可說是被「感覺到」，而非理性地推演或哲學化；還有極具戲劇力的寫實場面——諸如拉斯可尼可夫謀殺當舖老闆，以及可怖的馬踢，斯維屈哥洛夫可怕的幻覺等等如夢的象徵。最重要的是，從所有的動作中都幅射着一種精神的光輝，照耀着這些受苦的男女內心最幽暗的深處。

IV

朶斯托也夫斯基正在寫作「罪與罰」最後一部份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三個月內必須交一本稿

子給一個蠻橫的出版商，因為他預支了稿費。如果到時不交，以後九年朶斯托也夫斯基所寫的一切稿子都得交他出版，而不能取得一文。他用了極大的努力，外加一位年青女速記員之助，按時完成一篇短篇小說「賭徒」(一八六六)，這篇並不算傑出的作品無疑是出自他對於賭博的熱情以及他與波林娜、蘇絲洛娃不幸的感情經驗。一八六七年，他娶了這位速記員，然後同去歐洲。

在朶斯托也夫斯基完成下一本作品之前，中間差不多有三年時間。他從一八六七年秋天開始寫「白癡」，到一八六九年一月完成。病，他第一個孩子的生與死，以及經濟困難都是部份延宕的原因。在這一段黑暗時期，他年青的妻子是他唯一的安慰。雖然她所嫁的是一個有病的，神經質的，易怒而年齡幾等於她兩倍的男人，她却用無止境的奉獻證明她能負起這份重擔。

然而，拖遲的原因不止於此。在這本書的計劃時期，它的中心理念無法規劃出來，因為朶斯托也夫斯基不能抓住他的主角的形象（他所有的傑作都是關於理念的小說，將他的理念賦形爲主要角色）。大量的初稿顯示出他化費了許多的努力，經歷無數錯綜複雜的籌劃，最後他才逐漸清晰了米席肯親王 (Prince Myskhin) 整個的人格。於是中心理念很快地就找到表現的形式。朶斯托也夫斯基寫信告訴他的姪女說：「這本小說的主要理念是要描繪一個真正的善者。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比這更難，特別是現代。所有的作者，不只是我們的，歐洲的也是一樣，要想描繪一個真正的善者總是會失敗……善是一種理想，但不論是我們或者文明的歐洲，到現在爲止，尙遠不能

把它實行出來。世界上只有一個真正的善者——那是基督。」

米席肯的外表，他的道德本性以及動作行爲，無疑是由基督造形而來。然而，朶斯托也夫斯基認出真實的生活中沒有完美，爲了使得米席肯更有真實感，他把原可完美放射着德性之光的英雄加上了一些瑕疵——米席肯被癩癲症所苦，並且有白癡症。這是朶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中第一次以溫馴型的人爲主角。米席肯所賦形的全善理念，由於與這個猙獰的、罪惡的世界實際接觸而表現出來。他的影響力經由他精神生活的完美，以及對於痛苦的忍讓而發散出來。

米席肯的社會、政治及宗教觀點與朶斯托也夫斯基在報章雜誌作品中所鼓吹的見解相似。他在蘇俄群衆與文化人之間看到極端的區別，後一種人受了歐洲急進主義的影響，擁護權威性的教條，要用壓制與暴力來達成社會平等。米席肯反對這種觀點，他主張服務，在人與人間相互的忍讓中尋求社會和諧。他認爲這與基督的教訓及俄國正教信仰相合。然而，米席肯的努力却被註定在這缺乏信仰的世界中遭到失敗——在這個世界中精神被現實的火焰所焚毀。所有受他影響的人最後幾乎都變得不幸，而他自己則漸漸變爲白癡。

奈苔莎和愛葛拉對米席肯的愛是「白癡」中較爲活潑的部份，奈苔莎是魔女型人物的偉大創造；她對米席肯和路格辛兩人的關係是時愛時恨。她少女時被誘騙，嚐盡了墮落女人所受到的社會卑視，但她的精神及德性却受着貞潔觀念的統御。愛葛拉的激情與驕傲與她的情敵不相上下。